

文大新聞系回顧

(本文插圖刊第10頁)

重返華岡四年

●鄭貞銘

開創新聞教育新貌

民國七十四年，當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博士病危之際，全體華岡人所最繫念的，莫過於創辦人的健康，大家都爲他老人家的平安祈福、爲華岡的前途祝禱。

張創辦人是華岡學府的人格象徵，也是華岡人的精神支柱，因爲大家都知道，創辦人是一位教育家、文化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地理學家，他平日著述無數，也曾任執政黨中央黨部秘書長、教育部長、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等要職，培養人才無數，但是他所最繫念、最關懷，也最引以爲榮與平生安慰的，莫過於華岡學府的創辦。

每一位追隨過他創辦這所學府的——包括筆者之內，都曾親眼目睹，他怎麼樣克服萬難、籌募經費、延聘師資、禮賢下士、爲華岡的一草一木奠定基石。今天，華岡的每一磚每一瓦，都留下創辦人的血汗與足跡，他已經成爲華岡人不畏艱難、刻苦奮鬥的最大精神動力，也是大家信心的泉源。

但是，人畢竟是血肉之軀，八十四歲高齡的

創辦人，儘管有再堅強的毅力與意志，也抵擋不了歲月的折磨。於是華岡學府的接棒人，終乃成爲大家關心的焦點。

張鏡湖先生是創辦人的哲嗣，是國際極罕衆望的地理學家，他原在美國夏威夷大學任教，十多年前，筆者應美國國務院開發總署的邀請，赴美考察大眾傳播三個月，足跡遍歷十一個州，在停留夏威夷大學期間，與他首次謀面，一見如故，也極有默契；記得當筆者飛離夏威夷前往美國大陸時，飛機起飛的時間是凌晨二、三點鐘，鏡湖先生堅持開車送筆者前往機場，使人既不安又感動，因此更奠定良好的長期友誼。

由於各方的敦促，鏡湖先生不得不準備接下這艱鉅的棒子。每次當他從夏威夷返國之際，逗留的時間都很短，但都約敘我就華岡未來的發展交換意見，我追懷那段日子，深感鏡湖先生的確有一種孤臣孽子的情懷，所以儘量提供一些看法給他作參考，一以報創辦人的愛護提携，一以報鏡湖先生的知遇。

記得我們曾經在來來飯店見了四次面，當第一次鏡湖先生要我回華岡重整新聞系所時，我會

予以婉謝，我說我願意提供突破華岡新聞教育的看法，但是我不能「重操舊業」，因爲我先後服務華岡新聞系十三年，其中前三年追隨謝然之師擔任執行秘書，後十年擔任系主任，我已將我最寶貴的青春年華，貢獻給華岡新聞系，我不能也不該再度「下海」。

但是鏡湖先生一如創辦人的個性：誠摯而堅持。當他二度懇切邀我重返華岡時，我仍然建議新聞系（日間部）應仍請方蘭生先生主持，夜間部新聞系仍然請彭河清先生主持，因爲中途易人，並不很好，也易引起誤會，何況當時我仍有其他工作，十分忙碌。等到第三次，他再度邀請時，我說如果一定要我重返華岡，就接下新聞研究所的棒子吧，因爲研究所人少，所務簡單，不像系務之繁重。

但是當第四度我們再聚敘於來來飯店時，鏡湖先生仍然不肯接受我的建議。他認爲，新聞系發展應該有整體規劃，而日夜間部系主任也應該由一個人出任，以免影響學生心理；同時，那時鏡湖先生爲克服華岡的財務困難，儘量開源節流，以免過度的人事開支，拖累財務！

鏡湖先生是讀書人，有其獨特的個性，我實在再也無法堅持了；衡諸他返校主持董事會這許多年，完全是付出的精神，令人感動；他完全不支華岡任何薪俸，開支仍然倚靠他在臺大擔任客座教授的薪俸，這一份情操，自然感召華岡人；鏡湖先生夫人穆蘭珠博士，是著名教育學家，也一向尊重鏡湖先生的決定。

以我多年與鏡湖先生的相處，深深感到他是一諾千金的人。記得我向他建議華岡新聞教育的突破作爲時，他深表同意，而且多年來一仍當初諾言，支持貫徹，終仍出現了華岡新聞教育的新局面。

創建新聞傳播學院

華岡於民國七十八年成立了我國第一所「新聞暨傳播學院」（政大稱「傳播學院」），並且敦聘王洪鈞教授出任首任院長。這一「新聞暨傳播學院」，乃是由原社會科學院改制，經奉教育部核准成立。我原擔任社會科學院院長。

華岡在三年前，成立我國第一所大學的「廣告系」。成立廣告系，原是國內廣告界與學術界的共同呼籲。但是主管當局囿於傳統觀念，一直未能批准，直到李煥先生擔任教育部長，才批准文大成立。廣告系的成立給華岡人很大的興奮，七十九年暑假，我國將有第一批大學廣告系的畢業生，這是鏡湖先生的支持，教育決策者的明智，也是潘健行、簡武雄兩位先後系主任經營的績效，衡之文大廣告系近年已在乙種類科中，在文大的錄取分數，已與新聞系並駕齊驅，而畢業生

深受廣告界期待的趨勢看來，這是文大近數年的教育成就之一。

我在籌劃「新聞暨傳播」學院期間，原擬在新聞系、廣告系之外，另籌劃成立大眾傳播系。以期使兩系的教育更專精、更合理（新聞系以印刷媒體爲主，大眾傳播系以電子媒體爲主）。同時，文大已有夜間部大眾傳播系，而無日間部大眾傳播系，從教育原理看，未盡合理，祇是未蒙教育部同意；如果從合理化角度看，此一方向，遲早該讓他實現！

目前文大的「新聞暨傳播學院」，除新聞研究所、新聞系與廣告系外，另包括印刷系。印刷是傳播重要的一環，也是文大多年來頗有成績的一系，納入「新聞暨傳播學院」，也是文大新聞教育的一大特色。

國內今後新聞教育的發展，應該朝向更專精、更深度的方向，文大已作了突破，奠定了基礎，這是一個里程碑，我在此時交卸行政職務，深感已有交代，也相信今後文大可以對我國新聞界有更大贡献。

課程師資煥然一新

在我重返華岡主持新聞教育的這四年間，以調整課程、延聘優良教師、充實圖書設備、加強校友聯繫與實施愛的教育爲努力的方向。

新聞教育與其他科系最大不同之處，就是它的教育內容，有不變的一面（如新聞道德、社會責任、專業精神），也有要變的一面（如隨著傳播科技帶來的許多技術與觀念）。

更重要的，由於閱聽人的水準不斷提升，社會專業分工愈益細密，新聞工作者的人文、社會科學素養愈來愈爲重要，所以我的努力目標，既要調整新聞傳播專業課程，更要加強人文社會科學課程，但因私立大學經費困難，學分限制頗嚴，因此在安排課程時往往捉襟見肘，顧此失彼，十分傷腦筋。

但是爲了重振華岡新聞教育雄風，爲了對教育良心負責，一切的舉措皆是以新聞專業理念爲尚，以學生的前程爲考慮，經過二、三年調整，課程架構調整了將近百分之六十；爲了延聘良師，可以說到處打躬作揖，新聞所系的學生都可以感受到課程與師資的煥然一新；每聽到學生們訴說內心的感激，我總有禁不住的激動與欣慰。

憑心而論，中國社會做事十分不易，許多好友也基於好意常勸我不必過度認真，但我總覺得未盡到力對不起學生，尤其對已詬病多年，而始終未能改善的部分師資，我終究設法斷然處置，甚至得罪人也在所不惜；爲教育、爲青年，我終究無怨無悔。

我最欣慰的一點是，爲文大新聞系開了許多人文與社會課程，雖然以限於實際困難，學分仍不够多，但是終能在名師指點下，替學生們爲各種學問開鑰，許多優秀的年輕學人，在我力挽下，都紛紛到華岡新聞系教學，其中如政治學的葛永光、葉明德、彭懷恩，傳播與研究方法的鄭興弟、鍾蔚文、吳奇爲、曠湘霞、黃新生，社會與傳播的詹火生、賴國洲、楊志弘，心理學的藍三印、宋文里，文學的高信疆、周玉山，經濟學的

陳文龍、陸雲，法律學的李永然、吳永乾、劉渝生、李念祖，國際政治的李大維、包宗和等，都是各方推崇，學有專長的優秀學人，我誠懇感謝他們在過去數年間為華岡新聞學子所灌注的心血。

為了給青年們更好的照顧，華岡新聞系終於克服困難，逐年增多專任師資，成為華岡新聞系的樞紐，其中如許佳正、蕭素翠、李蕙、葉明華、蔣琍亞、鄧萬成，或在美國攻讀，或在日本進修，都是熱誠而有理想的年輕人；而助教鄭潔心、徐明珠、陳威偵、李韶明等，也都盡心盡力，為系務勞瘁，我真的從心底裏感激他們。

當然，我最要感謝的是年輕講師詹長皓，他是一位擁有愛心與耐心的好老師；多少個晨昏，他陪伴學生渡過，指導學生辦實習報，還要為學生解決永遠解決不完的問題。

重振學報當年雄風

華岡新聞系的創業精神，一直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練出來，其中以「文化一周」最具代表性。當年「文化一周」曾以「多少中國名記者，從文化一周誕生」這句話，作為自我的期許。經過廿多年的耕耘，文大果然為中國新聞界孕育出許多優秀的新聞從業員！

當年「文化一周」常有許多獨家新聞，為各界所稱頌，因此而使「文化一周」連年獲得大專刊物比賽第一名，但是這項榮譽也曾喪失幾年，最近兩、三年終因同學們在詹長皓講師的指導下，努力耕耘，而重獲冠冕。

「文化一周」所給予同學的，不僅是編採寫作與經營管理的知識與經驗，更重要的是從中孕育出來的專業精神與新聞責任。

在這四年重返華岡的日子裏，我為文大新聞系創辦了「攝影報導」，這是中華民國大學中第一份專業性的攝影報，由於年來新聞攝影的發展日益蓬勃，加上報禁開放，需才孔亟，而對攝影有興趣的青年學生愈來愈多，因此我們又在沒有一份錢的情形下創辦「攝影報導」，其艱困情形較之當年沒有一份錢而創辦「文化一周」一樣充滿辛酸，所幸自美學成的校友蕭嘉慶熱忱感人，他獨力負起創辦的責任，而我則從旁全力支持，又蒙陳甫彥、蔣載榮等幾位年輕攝影家的鼎力協助，「攝影報導」一天比一天充實，一期比一期精彩，培育的學生部分已投入新聞界服務，相信文大新聞系培育的新聞攝影人才，將來必為同業所共認。

文化大學新聞系，受了聯招分數影響，過去英文程度不很理想，有鑒於此，我們又創辦起「文化一周」英文版，由何貽謀教授指導，學生們由畏懼、陌生而逐漸投入，甚至有不少同學開始喜愛英文，有信心；何貽謀教授對學生十分尊重並給予悉心指導，金溥聰、王應機、呂康玉、汪萬里以及美籍教師蔣琍亞，都對文大新聞系學生英文水準的提升有一定程度的貢獻！

華岡新聞系許多獨創的制度也是我們所引為自豪的。每年的「傳薪之夜」，燃起蠟燭，為新聞系屆屆「傳薪火不息」；而師生們一起同樂，那一份家庭倫理之愛與系裏所推行多年的家族制

度，一樣讓人回味無窮！

為了讓學生們感染更多的人文氣息，民國七十五年起我開始創辦「華岡新聞劇展」，在王生善教授的熱心指導下，從場記、化粧、佈景、宣傳、音樂到演員，每一個角色都由學生自己擔任，從工作中體驗生活，更培養了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同學們相親相愛的感情，我相信那將是他們一生中最美的回憶！

為了給四年的大學生活留下美好記憶，華岡新聞系每年畢業生都會出版一份專輯，每人撰寫一篇，用以追懷四年的點點滴滴，圖文並茂，文字更是清新感人，從過去「永恆的新聞系」到「燃燒的火燄」、「草根之歌」、「清潔」到「曉聲」，一本比一本精彩，也很獲外間好評，祇可惜以後的幾屆，却將這有意義的工作中斷了。

我想起創辦人曉峯先生生前給新聞系師生的一封信說：「新聞系教育之成功洵足鼓舞士氣，為全校爭光也……力以眾而易舉，意以競而日新，以新聞系為中堅，使華岡學府人才輩出，有千岩萬壑之鉅觀。」

受了創辦人的鼓舞，我再度將這項創舉持續下去，於是這幾年出版的「紅磚上」、「逆旅」、「新聞傳薪」、「大夏踏月去留痕」……等，也都依稀當年的風格，尤其夜間部新聞系的刊物，其內容與編排水準也不稍遜，培養的新聞人才投入新聞戰場的也日益增多，我內心有無比欣慰！

對系對校俱有向心

華岡新聞系的師生之愛，同窗友誼，一向爲人所稱頌。在各項教育內容中，如果缺乏情感教育，那將是十分遺憾的，所幸過去華岡新聞系實施月記制度，成爲師生溝通橋樑。學生們可以將喜怒哀樂、學習心得，感想建議一一訴諸筆端，既解決心中的鬱結，也增加師生的瞭解，更增加了同學對系，對校的向心力。許多校友畢業後何以能團結一致，就是由於對母系的一份愛。

爲培養學生們感恩與飲水思源之情，七十七年母親節，新聞系曾舉辦懇親會。同學們準備了點心，也爲媽媽們作菜，還準備許多精彩的表演節目。大成館禮堂，那天洋溢着歡樂與溫馨，我爲那一份真摯的感情感動不已，也深深覺得，學校如能與家長取得更密切聯繫，對青年的教育一定會更成功。

重返華岡這四年，校友們的支持與協助令人永生難忘。潘健行與簡武雄分別返校擔任兩年廣告系主任，奠定了廣告系基礎，他們都是第一屆優秀校友，對母校都有一份濃得化不開的感情，他們不但將學校給他們的車馬費捐作系費，而且還出錢出力，添置設備、圖書、延聘良師、促成建教合作，尤其是他們投入在學生身上的愛與關懷，那是金錢所無法估算的。

健行母親臨終之前，囑咐他以十萬元捐贈母系作獎學金以報答師恩，並「培養有志氣，有風格的新聞記者」；廖法書捐助十二萬元，協助母系辦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。每到外縣市，我都會感染到文大新聞系畢業生的溫情，他們都熱誠地招待我，也給我許許多多支持與協助；在我的心

底，永遠對他們心存感激。

尤其是第三屆畢業生陳啓斌，爲了回饋母系當年的教育，爲「文大新聞館」在七十七年作了重新修繕的工作；暑假期間，華岡人去樓空，祇有新開館依舊熱鬧非凡，館內隔間爲適應需要而重新規劃，專任教師有了研究室，學生也有了自修室，華岡新聞圖書館更是日益充實，暗房與新聞攝影室也作了擴充，系所主任辦公室也在簡武雄校友協助下添置許多「行頭」，燈光照明也更換，廣告教室也改成階梯教室，總計陳啓斌校友爲「母系」改裝門面要投入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；而這一切，都只是爲了表達對母系的愛與對師恩的報答。我敢說：「華岡新聞教育是成功的！」

無怨無悔祇有感激

我對於華岡新聞教育，純粹是基於感情，基於道義；身負行政重責，更是一種精神上無比沉重的負擔，七十八年九月得卸行政責任，更有一無事一身輕」的快感，我絕對相信：教育原就是不求報償的。

但我始終堅信：耕耘終必有收穫。記得五年前（民七十四年）我重返華岡時，新聞系水準有低落趨勢，學生無論考研究所與就業，均有「不復當年盛況」之感；而民七十八年畢業生，就業拜了報禁解除之賜，進入新聞界者日多；考研究所雖比往昔更爲困難，但七十八年華岡新聞系畢業生考取研究所的，却創新紀錄：其中王惠民同學同時考取政大、輔仁、文化三個大學研究所，

並榮獲文大新聞所榜首，賈逸萍以第二名考取政大新聞所，趙自強榮獲文大勞工所榜首，趙民德考取師大社教所榜首，陳威慎、葛健生考取文大新聞所，范正祥同時考取師大三研所與文大新聞所，蔡晉德、魏國鈞考取文大中美所；他們當年都是高中畢業生考取文大，與我一起邁進新聞系，那時他們的成績不如一般國立大學，但經過四年耕耘與努力，終於爲自己開創了新前程；所以當那一晚，他們聯名共同送我一座「作育功深」的銀牌時，我內心充滿着激情與慰藉。

文大新聞教育已開辦廿餘年，我有幸兩度擔任系主任，而且長達十七年，所以對於他的成敗，有一種刻骨銘心的關懷，所幸同學們都能自重自愛，力爭上游，在各個不同工作崗位上盡心努力，這是我所最安慰的一件事。

以民國七十八年執政黨提名的七十一位立委候選人爲例，其中有三位出身於文大新聞系：周荃（臺北）、沈智慧（臺中）與翁金銅（嘉義），他們都是清寒子弟，出身基層，憑着他們的默默耕耘，而贏得支持，獲得肯定。

過去我曾寫過這樣一段文字：「當你選擇教育工作時，知道那是沒有高潮，祇有平實的日子；而且在人生跋涉旅程中，毋寧還要忍受折磨與痛苦，但當你回首前塵，並看到許許多多一起鑽研的青年學子已經踏出穩健的步伐，貢獻社會時，這一切當年所付出的辛苦與代價，又算得了什麼呢？」

重溫這一段文字，我對於過去重返華岡的這四年，無怨無悔，祇有快樂，祇有感激！